

中国古代

交际应对 精言妙语 辞典

主 编
李炳勋
何权衡
王兴汉
郑烈勇



文心出版社

中国古代 交际应对 精言妙语 辞典

主 编

李炳勋 何权衡 王兴汉 郑烈勇

编 委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自强 王兴汉 王宗堂 刘英南
李绍先 李炳勋 何权衡 张秀英
郑列重

120521011

出版社

中国古代交际应对精言妙语辞典

主 编

李炳勋 何权衡 王兴汉 郑烈勇

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郑州市邙山书刊商标装璜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53.375 印张 1200 千字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

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 000 册

ISBN 7—80537—532—1/G · 497

定价 68.00 元

凡 例

一、本书共收中国古代交际应对精言妙语一千余则，起自先秦，至于清末。主要选自官私史籍和著述，纯文学作品如小说、剧作，一般不选。

二、本书所收各则交际应对精言妙语，为醒目起见，均由编撰者拟订标题，或取自其中警言要语，或概括其内容主旨，或点明人物的意趣言行，或取首句若干文字，不拘一格，尽量体现该条目的特色。

三、本书所收交际应对精言妙语，主要从应对方式的角度，分作二十九类。每类之中，大体上按时代先后排列。

四、本书所收各则交际应对精言妙语，均由原文(包括出处)、注释、今译、简评四部分组成，并按此先后顺序排列。

五、各则交际应对精言妙语的出处，一般包括朝代、作者、书名、篇名、卷数等部分。但为简明起见，不是每则出处都具备这几部分。如先秦的著作不标朝代名称；二十五史不标朝代及作者；有的标篇名不标卷数，有的标卷数不标篇名；取其明白易查而已。

六、注释中的人物生卒年代和帝王年号起止年代，均以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。

七、各则简评，一般着重指出精言妙语的精妙之处及其特点，有时也评及内容，或交代时代背景和有关情况。

八、本书所用文字，凡已简化者，一律使用简化字。

序

张 静

近十几年来，古代诗文鉴赏辞典、名句辞典之类的辞书，多有出版，对于普及祖国文化遗产，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但是，把古代文献中保存的古人在各个领域、各种场合进行交际应对的精言妙语收集起来，加以拣择分类，以辞书的形式发表出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部辞书可以说是给辞书家族中增添了一个新的独特的成员。

在我国古代的各种文献中，保存了大量的交际应对精言妙语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古人非常看重语言的作用。根据《论语·子路》篇的记载，当时流传着“一言而可以兴邦”、“一言而丧邦”的格言。荀子也说：“与人善言，暖于布帛；伤人以言，深于矛戟。”（《荀子·荣辱》）《春秋谷梁传》上甚至说：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言也。人而不能言，何以为人？”（《僖公二十二年》）所以，古人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是说有教养的人讲话，是向来不草率、不马虎的。荀子更说：“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，而君子为甚。故赠人以言，重于金石珠玉；观人以言，美于黼黻文章；听人以言，乐于钟鼓琴瑟。”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意思是：把话赠给他人，看得比金石珠玉还贵重；把话写给他人看，写得很有文采，比绘画还要美丽；把话讲给他人听，讲得生动悦耳，比钟鼓琴瑟之音还要动听。古人这种重视语言的传统，是很值得我们继承发

扬的。

古人在交际应对中的精言妙语，都是灵感的闪光，智慧的结晶。它们的产生，是以丰富的知识积累、深刻的生活体验、敏锐的思维能力和高度的语言素养为基础和前提的，因而往往“巧发微中”，鞭辟入里，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启示作用，产生不同寻常的效果。我们阅读鉴赏这些精言妙语，确实能极有成效地增长智慧，发展思维能力，培养人际交往中的应对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本辞书可以说是启迪心灵、增长智慧、培养语言交际应对能力的一种很有价值的教本。

此外，这些精言妙语，不同于那些孤立摘出的名句格言，它们往往和一定的故事情节联系在一起，处于生动的对话场面之中，有智慧，有理趣，有情趣，有一定的形象性，具有相当的文学欣赏价值；它们的魅力，可以和诗词歌赋、美文小说争胜；它们的内容，绝大多数也都是积极的，健康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部辞书又是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鉴赏性的读物。

这些精言妙语，都选自古代文献，是古代的汉语，这给一般读者带来一定困难。为此，本书编者在每则精言妙语原文之后，都撰写了简明的注释和通俗的译文，帮助读者解决语言文字上的障碍。因而，这部辞书又是一种很别致的古文读本，可以提高读者阅读古文的能力。

再者，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看，这部辞书也有一定的意义。一千余则交际应对精言妙语，向我们展示了古人杰出的语言应对艺术。从理论上研究这些应对艺术，探讨它们的妙处和特点，找出其中的规律性，是很有意义的语言研究课题。书中每则精言妙语后边的“简评”，相当一部分已经是这种理论研究的初步尝试，虽然还没有达到系统理论的高度，但为这种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。它的分

类角度，也启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。这也是本书不可忽视的一个贡献和特点。

这部辞书的编选范围，限于中国古代。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准此体制，编一部中国现当代的交际应对精言妙语辞典，作为它的姊妹篇，岂不是更有意义？如果再进一步，编一部外国的同类辞书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期望将来能看到这样的姊妹篇。

不论什么著作，首创之篇都是很不容易的。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，从这里边爬罗剔抉，精选应对妙语，确实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。据我所知，编者在这方面已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但如果进一步发掘，似乎还可以找出不少这样的精言妙语。所以，我希望将来这部辞书再版的时候，能得到进一步充实。

这部辞书是新颖的，也是有生命力的。我为它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！

1993年2月21日

前 言

只要打开我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，便不难发现，先民们在社会活动中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、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交往场合，都有许多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精言妙语，或深深打动人心，或有力折服对方；或使人获得启示，心扉洞开；或使人受到激励，奋发向上，无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使人叹为观止。

有的是劝勉对方，使懦弱者立志，无恒者有恒。如汉代乐羊子外出寻师求学，才一年便因思念亲人辍学而归。他的妻子就拿着刀走到织布机前对他说：

此织生自蚕茧，成于机杼，一丝而累，以至于寸，累寸不已，遂成匹丈。今若断斯织也，则损失成功，稽废时月。夫子积学，当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。若中道而归，何异断斯织乎！

乐羊子妻以自己织布作比，巧妙地说明求学不可半途而废。鼓励自己的丈夫“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”。结果使乐羊子深受感动，“复还终业”。

有的是向对方提出忠告，指出其错误，使其改弦更张。如元末丞相脱脱帅兵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分兵包围了六合县。驻六合县的义军首领派人向驻扎在滁州的郭子兴部求救；郭子兴因为与六合义军首领有隙，便“怒不发兵”。朱元璋立即向他指出：

六合破，滁不独存，唇齿也。可以小憾而弃大事乎！

朱元璋以唇齿为喻，说明救六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虽沿用了旧喻，但用得正是地方，不啻自其口出；又将“小憾”和“大事”作对比，提出有力的反诘。结果使郭子兴立即醒悟，发兵援救六合。又如唐宪宗要让刘禹锡到当时很偏远、自然条件很恶劣的播州去任刺史，宰相告诉他，刘禹锡家有老母，建议换一个条件稍好一些的地方。唐宪宗竟蛮横地说：“但要与恶郡，岂系母在！”宰相裴度立即告诫他说：

陛下方侍太后，不合发此言。

这短短两句话，切中要害，引导唐宪宗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，使他立刻感到惭愧，改换了刘禹锡任职的处所。

有的是对方盛怒，正面劝告无效，或根本无法从正面进行规劝，于是劝谏者便采取奇特的不寻常的甚至很荒诞的方式进行规劝，从而收到了正面劝告收不到的效果。如唐德宗时汴宋节度使刘玄佐，因听信谗言，要杀军将翟行恭，“无敢辩者”。而一位叫郑涉的处士却向刘玄佐请求道：杀翟行恭时，“愿付尸一观”。刘玄佐感到很奇怪，郑涉解释说：

尝闻枉死人面有异，一生未识，故借看耳。

“枉死人面有异”，荒诞不经，大概是郑涉的杜撰。但杜撰此说，因而要求对翟行恭行刑时“付尸一观”，却巧妙地启示了刘玄佐，使他明白翟行恭是冤枉的，从而免去翟行恭一死。又如春秋时齐景公喜欢鸟，派一个叫烛维的人负责养鸟，结果烛维却把鸟养死了，于是齐景公大怒，要杀烛维。晏子就对齐景公说，烛维有罪，请让我先数落数落他的罪行，然后再把他杀掉。于是他就当着齐景公的面数落烛维道：

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，是一罪也；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，是二罪也；使诸侯闻之，以吾君重鸟而轻士，是

三罪也。数烛维罪已毕，请杀之。

这表面是数烛维之罪，实际上却是斥齐景公之非。诡异的言谈，包含着深刻的启示。先顺后逆，外顺内逆，又使对方能听进去。结果，齐景公听了，立刻撤销成命，反过来向烛维认错。

有的是在对方危难之时，巧进妙策，使对方摆脱危机，转危为安。如东汉末荆州刺史刘表，听信后妻之言，宠爱少子刘琮，而不喜欢长子刘琦，刘琦的处境很危险。当时诸葛亮从刘备客居刘表处，刘琦就向诸葛亮请教“自安之术”，而诸葛亮不肯轻易给他出主意。有一次两人游观后园，共上高楼宴饮，刘琦令人撤去梯子，又诚恳讨教，诸葛亮才对他说：

君不见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

诸葛亮并不明言直陈什么“自安之术”，只是巧借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轻轻一点拨，便使刘琦茅塞顿开。后来刘琦要求出任外职，果然摆脱了一场内患。

有的是针对对方迷惑不解的问题，作出精辟的解释，使之疑云顿消，豁然开朗。如春秋时晋国执政大臣智伯打算袭击卫国，就故意送给卫君车马璧玉等礼物，表示友好，以麻痹他。卫君及诸大夫都很高兴，设宴庆贺，只有南文子“有忧色”。卫君疑惑不解，便诘问他。南文子说得好：

无方之礼，无功之赏，祸之先也。我未有往，彼有

主以来，是以忧也。

南文子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从表面的“福”，看到隐藏在后面的“祸”，所以，一番话使卫君恍然大悟，立即做反入侵的准备，避免了一场灾难。又如，孔子从事教育工作，学生很多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东郭子惠对此很不理解，就问子贡：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？”子贡回答说：

夫隐括之旁多枉木，良医之门多疾人，砥砺之旁多

顽钝。夫子修道以俟天下，来者不止，是以杂也。

三个比喻生动深刻地说明，在一个伟大教育家的门下，容纳众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是很正常的现象。

有的是针对对方的忧虑、愤怒或尴尬、危难处境，予以宽慰和排解。如孔子的弟子司马牛，因为自己没有兄弟而非常忧虑，他的同学子夏就安慰他说：

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

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虽然从逻辑学上说是偷换了“兄弟”的概念，但从伦理学上说，却是升华了“兄弟”的概念。所以，子夏的话不仅巧妙地宽慰了司马牛，而且对他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。又如，宋高宗赵构退位当了太上皇之后，每年生日进奉的礼物都有一定数目；有一次生日礼物减少了几项，便大发雷霆。皇帝宋孝宗赵昚很惶恐，召宰相虞允文商议。虞允文自请见太上皇作解释。他见到赵构，赵构立即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朕老不死，为人所厌。”虞允文解释道：

皇帝圣孝，本不欲如此，罪在小臣。谓陛下圣寿无

疆，生民膏血有限；减生民有限之膏血，益陛下无疆之

圣寿。

减少进奉的原因是考虑到“生民膏血有限”，这是虞允文要讲的主要意思。但仅这样讲，这位太上皇恐怕听不进去，所以，虞允文首先谦恭自责，为皇帝开脱，又讲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谀词，结果使这位太上皇转怒为喜，而且厚予赏赐。再如，战国时魏文侯有一次借与群臣宴饮之机，叫大臣们评论自己。大家都唱赞歌，只有任座根据他得中山之地不封弟而封子一事，说他是“不肖君”。

魏文侯听了以后，脸色很难看，任座急步走了出去。这时场面很紧张，且潜伏着危险。于是另一位大臣翟黄讲话了：

君，贤君也。臣闻：其主贤者，其臣之言直。今者，任座之言直，是以知君之贤也。

翟黄以“其主贤者，其臣之言直”的名言为依据，通过赞“任座之言直”，而赞魏文侯为“贤君”，从而使魏文侯转“不悦”为悦，召回任座，厚加礼遇。

有的是针对对方的错误、荒谬说法，以雄辩的逻辑进行驳难，使对方折服。如北宋时有一次包拯出使契丹，契丹的接待官员挑衅说：“雄州新开便门，乃欲诱我叛人，以刺疆事耶？”包拯立即反驳道：

涿州亦尝开门矣；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！

包拯首先以“涿州亦尝开门”作比况，说明对方以“雄州新开便门”为依据，指责北宋打算诱叛人、刺疆事，毫无道理。第二句则更进一步，指出“开便门”与“刺疆事”等没有必然联系，反诘很有力量。因为“刺疆事”也好，“诱叛人”也好，不开便门也毫无影响。所以，契丹官员听了以后，无言答对。又如北宋神宗时，宰相任命他的儿子掌管负责受理臣民奏章的登闻鼓院；谏官上奏皇帝，认为这项任命不妥，应当回避。宋神宗却说：“鼓院传达而已，何与于事？”御史中丞滕元发反驳道：

人有诉宰相，使其子达之，可乎？

一句话点明了此项回避的重要性，使宋神宗立即醒悟，取消了这项任命。

有的是对对方错误的建议或要求予以拒绝，或态度严正，或措辞委婉。前者如明朝的杨溥任内阁大学士（宰相）时，曾荐江陵令范理为德安知府，有人劝范理写信给杨溥表示感谢，范理说：

宰相为朝廷用人，太守为朝廷捧命。一杨一范，私面何关？

范理公私分明，不把杨溥的推荐视为私恩，严词拒绝了要他与宰相拉私人关系的规劝。正直的品格，锋利的言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又如，春秋时郑国人经常“游于乡校”，议论执政得失。郑大夫然明建议毁掉乡校，执政大臣子产严辞予以拒绝，他说：

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，是吾师也。若之何毁之？

子产的话，深刻地说明了人民议政对执政的好处。由于他拒绝毁掉人民议政场所的理由十分雄辩，结果使然明大为佩服。委婉拒绝者，如北宋时有位朝官家里收藏一面古镜，自称能照方圆二百里，打算献给宰相吕蒙正，和吕拉关系。吕蒙正笑着说：

吾面不过碟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哉！

吕蒙正故意不看重古镜的珍奇之处，只从实用出发，说明自己不需要，委婉诙谐、不无讽刺地谢绝了这位朝官的“盛情”。

有的是对对方的错误举措或来自对方的欺凌、侮辱，奋起驳斥、抗争。如清人施世纶，面貌非常丑陋，初任县令时去拜谒上官，有位上官掩口而笑，对他很不礼貌。施世纶正色说道：

公以某貌丑耶？人面兽心，可恶耳。若某，则兽面人心，何害焉？

施世纶丝毫不因为自己貌丑而自卑，他深知人的价值在心不在貌，严斥“人面兽心”者，并巧翻出“兽面人心”一语，自己以“兽面人心”而自豪。话说得淋漓痛快，令人吐气。

有的是同对方评论人物或诗文等，评语精辟生动，博得对方及众人的赞许。如有一次唐太宗与群臣宴会，对王珪说：“卿识鉴

精通，尤善谈论，自房玄龄以下，咸宜品藻，又可自量，孰与诸子贤。”王珪应对道：

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才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唯允，臣不如温彦博；处繁理剧，众務必举，臣不如戴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于尧舜，臣不如魏征。至于激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于数子，亦有一日之长。

这番评论，通过与自己的比较，精练准确地道出了各人的主要长处，博得李世民和诸大臣的一致赞同，被认为是“确论”。

有的是向对方申述自己的志趣怀抱和愿望，博得了对方的同情、赞叹、支持和帮助。如唐代狄仁杰当了宰相以后，有一天武则天对他说：“卿在汝南时，有谿卿者，欲知其人乎？”狄仁杰回答道：

陛下以臣为过，臣当改之；陛下明臣无过，臣之幸也。不愿知谿者。

狄仁杰对“谿者”的态度，他的宽广磊落的胸怀，博得武则天深深的“叹息”。

有的是对对方的错误进行责备或斥责。如东晋王述做丞相王导的僚属时，有一次聚会，王导每发言，众人“竞赞之”。王述责备道：

主非尧舜，何得事事皆是！

王述以“人无完人”的客观真理为依据，对一帮阿谀奉迎之徒提出批评，切中要害，反问有力，赢得了王导的“叹赏”。又如明朝土木之变后，京师大震；郕王监国，命群臣商议战守之策。侍讲徐理言星象有变，应当迁都南方。于谦厉声斥责道：

言南迁者，可斩也。京师，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。

去矣。独不见宋南渡事乎！于谦严斥南迁之说，先论以势，继证以史，是非昭然，振聋发聩。结果郕王朱祁钰同意于谦的见解，“守议乃定”。

有的是针对对方的责难，进行辩解，不仅自明，而且折服对方。如北宋时范仲淹被贬饶州，朝廷方惩治“朋党”，士大夫们都不敢前往送行，只有王质带病到城门外同范仲淹饯别。有的大臣责备王质说：“卿何自陷朋党？”王质道：

范公天下贤者，质何敢望之？若得为范公党人，公之赐质厚矣。

王质无心辩朋党，却证明他确非范仲淹的朋党，而他对范仲淹的仰慕，又说明他在精神上是范的最亲密的朋党。这与其说是自辩，不如说是为范仲淹申辩。为范仲淹申辩，则是最好的自辩。王质的正直精神和申辩之辞，为他人所“叹服”。又如西汉张敞任京兆尹时，曾在闺房为妻子画眉，被传了出来，于是长安城中盛传“张京兆眉妩(妩)”。为此，有司弹奏张敞，皇帝也亲自垂问。张敞辩解道：

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

好一个“有过于画眉者”，轻轻一点，含而不露，却有力地暗示出自己的无辜以及“有司”和皇帝的无聊与多事，结结实实地堵住了皇帝的嘴巴，使其只好作罢。

有的是对对方提出的问题作出精辟、巧妙的回答，令人信服，深获教益。如唐太宗问魏征：“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？”魏征答道：

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

寥寥八字，抓住了关键，道出了片面性之弊，具有深刻的认识论的意义。又如，明代有位士子，从王阳明求学，初听到“良知”二

字，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便冒冒失失地问：“良知何物？黑耶？白耶？”群弟子不禁哑然失笑，王阳明却从容不迫地回答说：

良知非白非黑，其色正赤。

他巧妙地接过这位弟子的话头，从颜色的象征意义的角度，说明什么叫“良知”，含蓄生动，富有启示意义。

有的是对对方虚伪丑恶的言行进行尖锐的嘲讽或委婉讽谕。如明朝嘉靖年间，蒙古俺答部侵迫京师，兵部尚书丁一夔守备不力被处死，有些官员叹息道：“仕途之险如此，有何宦情？”有人嘲笑说：

若使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，只索抛却；若使一月杀一个，还要做他。

有些官员虽口头上感叹“有何宦情”，实际上他们却是拼命往上爬，拼命以权谋私，不计后果。“一月杀一个，还要做他”，正是对这些人的虚伪面目的尖锐揭露和嘲讽。有的则是委婉讽谕。如明代有位达官自己出钱刻印自己的文集，并问刻印者：“吾文何如古人？”对方回答道：

一代之兴，有一代之文。故汉曰汉文，唐曰唐文；

公之文可谓明文也。

刻印者并不明言他的文章不如古人，却只说他的文章“可谓明文”。说明朝人写的文章是“明文”，仿佛是大实话，其实是在含蓄地告诉他，你的文章不“如”古人。既是“明文”，怎么能“如”古人呢？“如”的双关义，带来婉讽的效果。

有的是对来自对方的嘲笑进行反嘲。如西晋初年，吴人蔡洪赴京师洛阳应辟，洛阳有人嘲问他：“幕府初开，群公辟命，求英奇于仄陋，采贤俊于岩穴。君吴楚之士，亡国之余，有何异才，而应斯举？”蔡洪答道：

夜光之珠，不必出于孟津之河；盈握之璧，不必采于昆仑之山。大禹生于东夷，文王生于西羌；圣贤所出，何必常处？昔武王伐纣，迁顽民于洛邑，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？

蔡洪首先举出一系列例证，说明吴楚“亡国”之地不见得不能出“异才”；接着巧借“武王伐纣，迁顽民于洛邑”的历史事实，嘲笑这些洛阳人是殷商顽民的“苗裔”。观点如此偏执，嘲之为“顽民”，实在是非常恰当的。

有的是诙谐之言，戏谑之语，虽无实质性意义，却在人际交往中增添愉悦情趣，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融洽、和谐。如唐朝武则天，大禁屠宰，娄师德出使陕州，庖人进肉，师德问：“何得有此？”庖人答道：“豺咬杀羊。”师德道：

豺大解事。

庖人又进鲙，师德又问：“何得有此？”庖人回答：“豺咬杀鱼。”师德叱责道：

短智汉，何不道是獭！

娄师德很清楚，所谓“豺咬杀羊”，是庖人出于一片好心编的瞎话。娄师德并不说破，只是含蓄地同庖人开个玩笑。所谓“豺大解事”，实际上是说：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懂事了！“豺咬杀鱼”，这个瞎话编得不圆，所以娄师德装作生气的样子，叱责他们是“短智汉”，并告诉他们这个瞎话应该怎么编。庖人们听了娄师德的“训斥”，想必是会心微笑，觉得这个老头儿真是太可爱了。

有的是对方出句，巧对成联。虽多是语言文字游戏，但颇含智趣，有益身心，有时甚至还能起到排解纷争、讽谕对方等作用。如明代李梦阳督学江西，有位士子的姓名正好和他的姓名完全相同，于是他责备这位士子：“汝不闻吾名，而敢犯乎？”这位士子回